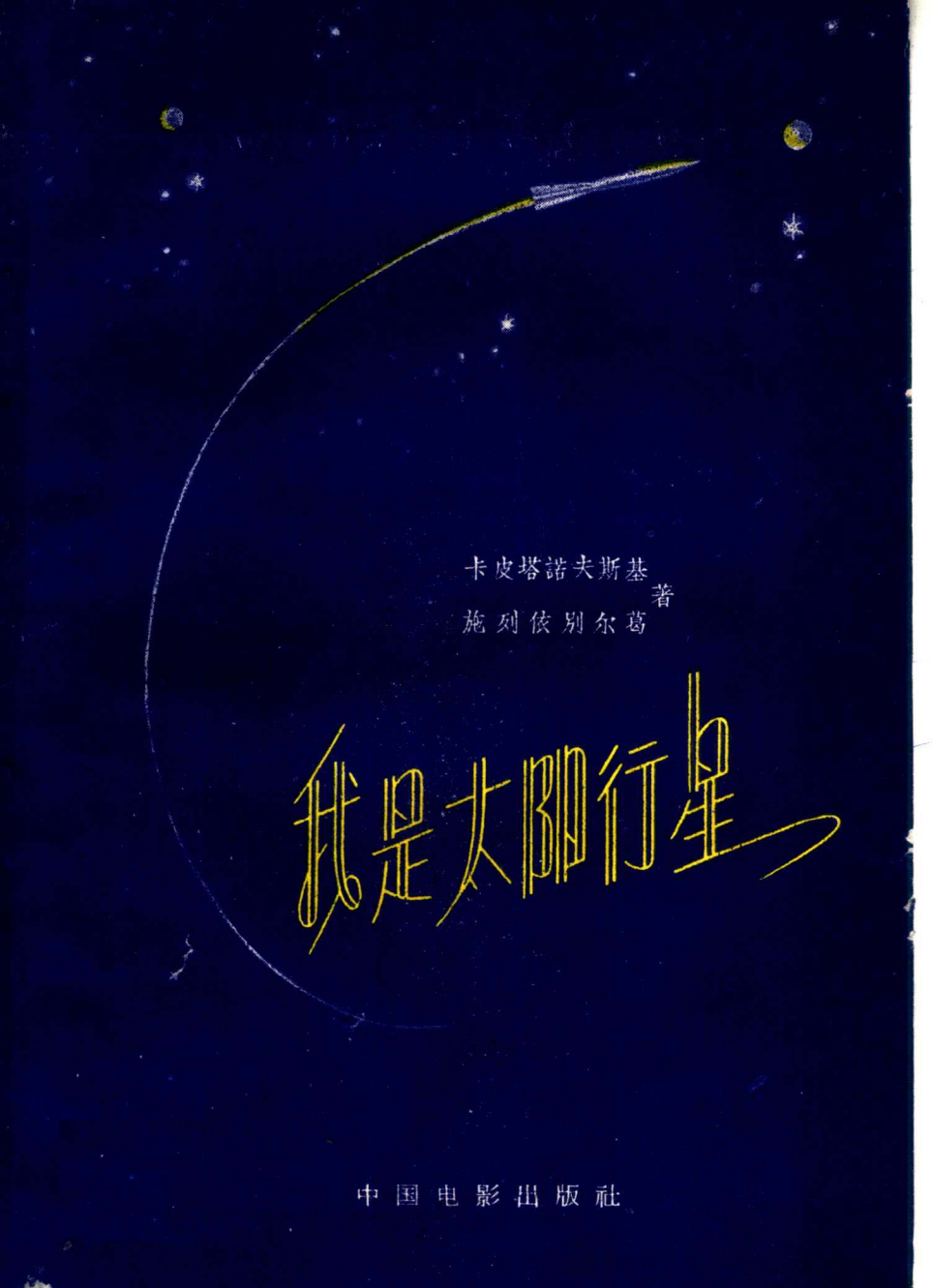




卡皮塔諾夫斯基
施列依別爾葛 著

我是太陽行星

中國電影出版社

我是太阳行星

[苏联] B·卡皮塔诺夫斯基 著
B·施列依别尔葛

楊 云 譯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0·北京

我是太阳行星

[苏联] B·卡皮塔诺夫斯基 著
B·施列依别尔葛
杨 云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合顺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财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张 $1\frac{1}{2}$ ·字数: 29,000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61·208 印数: 1—11,550册

定价: 0.15元

В. КАПИТАНОВСКИЙ, В. ЩРЕЙБЕРГ
Я БЫЛ СПУТНИКОМ СОЛНЦА

根据苏联《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杂志1959年第一期译出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部科学幻想片的电影文学剧本。这里叙述了苏联宇宙科学家们，为了探求宇宙的秘密，从而征服宇宙，所从事的艰巨、复杂、具有伟大意义的顽强、坚毅的劳动。一位成功地乘着宇宙飞船在宇宙中飞行了一个月，带着宝贵资料又回到地球上来的苏联宇宙飞行家和学者安德烈，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在他父亲的实验室的荧光屏上，看到一位名叫林尼克的学者所做的探求宇宙奥秘的实验。林尼克在一次宇宙飞行中不幸牺牲了。然而林尼克的事业并没有中断，林尼克的理想，也是全人类的理想，终于被苏联的科学实现了。这是一部科学幻想片，但这里的幻想正在成为现实。

波涛澎湃、荒凉的海边上，在一处能躲避带咸味的浪花的岩石缝里，躺着一个人。他脸上露出微笑，闭着眼睛。他刚刚从水里出来，身上和头发上都是水珠。

他贪婪地呼吸了一会儿由水边茂密的水草所散发出的带点辣的刺鼻的香气。然后他睁开了眼睛，从石头底下取出笔记本和铅笔，抖掉了纸上的砂粒和水珠，开始书写。这时，虽然他的嘴唇紧闭着，但是我们听到了他说话的声音。

“亲爱的朋友，我想这封信对你是有用处的。我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对你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可能是用得着的。”

他望着海，沉浸在深思中。

淡灰色的海浪闪闪地在海上奔驰，海鷗在白色的浪花上翱翔。

在这样的艳阳天里，海上的雾气已经掩不住海湾边上重重山脉的轮廓。邻近山麓有一座城市。它那绿色的街道，象一缕缕细线垂向海岸。海湾内有船只碇泊在白色的海堤旁。城市显得辽远而宁静。

这人的目光注视了一下突然出现在山脉上空直冲云端的一道狭窄而发光的长带。他继续写，自忖地重复着：

“定期航行火箭刚飞往月球，那么现在是八点整……”

八點整……一個月以前我曾是太陽的行星。”

這人現在已經看不見岸邊被早晨的太陽晒熱了的岩石，聽不到鳥兒的叫聲和波浪沖擊岩石的響聲。

他回憶起一個難忘的早晨，那時他還是一個十二歲的少年。他正在注意地諦聽着，門外每次發出的沙沙聲都會使他緊張起來。

“事情是在我童年時代一些神秘的情況下開始的。我的父親時常出遠門……我總是盼望着他的來信。”

一陣鈴響，郵遞員交給了少年一封他所期待的信。

“有一次，郵遞員送來一封信，上面寫的收信人不是我，而是母親。

“我想信里一定也有寫給我的幾句話，可是里面僅僅是一張簡短的字條：

“‘瑪沙！我沒有把放舊文件的抽屜鎖上。可能我已經犯了一次不可寬恕的錯誤；如果安德烈已經知道了一切真相，我馬上就回來。

謝爾蓋’”

安德烈讀完了字條，倉皇地把這張不聽他指揮的紙片塞回信封里。他把信放在桌上，匆匆地走開。

“信上的意思，我一點也沒有懂，但是我立刻猜想到父親信上所提到的文件，一定是藏在那間向來不許我進去的屋子裡。”

少年屏着呼吸，走過幾間無人的房間，他一边走一邊頻頻回顧，到了父親的工作室門前停下了。

他拉開了門，輕輕地掩着身體走進一間寬敞的、幾乎

是空的房間。他看到房間里有一張寫字台，一把椅子，一架視聽機^①，牆上還挂著一張陌生人的照片。

他敏捷地走到桌旁。

“抽屜的確沒有鎖。裡面放著一個大鐵匣子。”

少年看到匣蓋上寫著字，他朗讀了一遍：

“有關伊哥爾·米海伊羅維契·林尼克的電影文獻。”

“我打開了匣子，第一眼就看到照片，它和牆上掛的那張放大的照片一模一樣。我對著照片仔細地看了好久，極力地在苦苦思索，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匣子裡除了照片和一些紙張以外，還放著許多視聽機用的卷著膠片的圓盤。”

安德烈小心翼翼地抱起匣子，向視聽機那邊搬去，他順利地從房間的這一頭走到那一頭，走到了高大的視聽機前，用力把鐵匣向上舉。當匣底剛碰到工作台的時候，他的手突然從光滑的匣邊上滑下。他惊慌失措，匣子掉在地上打翻了。他急忙把翻出來的一些小盒子揀起來，雜亂地放回去，可是匣子卻容不下了。安德烈擺弄著多出來的裝有視聽機膠片的小盒，想把它們塞到匣子裡去，但是毫無結果。突然他為一種大膽的決心所支配，神色顯得很毅然。他打開了視聽機的蓋子，把一個圓盤裝在視聽機上。

這時候，視聽機正面有一個大的光屏亮了。

“忽然我聽到父親的聲音……”

從視聽機的光屏上發出了聲音：

“你在哪裡？為什麼不說話，聯絡情況怎麼樣？”

^①原文為Видеофон。

安德烈听到这声音，不由自主地回头向門那边望了一望，当他发觉父亲的声音是从視听机里发出来的，他馬上又平靜了下来。他把視听机上的一个刻度盘旋轉了一下，光屏上現出了一个人，他就是墙上挂的那张照片的那个人。他穿着象噴气式飞机駕駛員所穿的那种飞行服装。这是林尼克。他乘着火箭在飞行。

“我很奇怪，在光屏上我又看到了这个人。想必他就是林尼克。”

少年所看到的光屏上的景象是黑白的，而不是彩色的。光屏上不断发出无綫电呼号声和天电干扰声。

林尼克在探测器前，探测器的光屏发出閃閃微光。他对着送話器在說話：

“什么也沒有。”

安德烈父亲的回答声：

“你仔細看看，它們可能在右上角出現。”

林尼克迅速地操縱着探测器的手柄。几乎是絕望地說道：

“什么也沒有。和上次一样，我只看到閃閃的微光。这可能就是它們吧？”

少年紧张地注視着視听机的光屏。他帶着好奇和激动交織着的心情，傾听着林尼克的說話声。这話声引起了他脑海里遙远而模糊的回忆……

“什么也沒有，恐怕我們永远也找不到了。”——林尼克繼續說。

他又用探测器一次又一次地在寻找。他茫然若失地說：

“难道我們的實驗室落到太陽上啦？”

突然，探测器的光屏闪亮了一下，逐渐地愈来愈亮。

林尼克喊着说：

“在左方！在左方！可是并不象它。”

在探测器光屏上，林尼克面容紧张，他望着安德烈。

“这是什么？”他问道。

这时候安德烈看见林尼克所在的火箭仓里的氦气指示灯发出一亮一灭的警报。林尼克的手紧张而迅速地旋转着一些刻度盘。断断续续传来了他的声音：

“地球……地球……联络要断了……载波……标记一下界限……”

林尼克面前的探测器光屏愈来愈亮。指示灯亮了一下就灭了。林尼克忙乱着。一闪一闪的光照着他的脸，突然全暗了。安德烈马上旋转控制视听机的手柄，但是光屏仍然是暗的，只能听见林尼克紧张的声音：

“联络就要断了，你听见我的声音么？谢尔盖，这是什么？”

这时候，视听机完全暗了，少年才知道胶片放完了，他呆呆地坐了一会儿。

“他们在宇宙空间找什么？什么样的实验室？”

安德烈又拿了一卷胶片装在视听机上。

“我的父亲是宇宙飞船设计师，他讲过关于工作和同志们的许多事情，但是从来没有提起过林尼克。”

安德烈扭开了视听机，几秒钟之后他又看到了林尼克。林尼克面对着看不见的听众。

他正在一个学术机关的大厅里講演。他背后挂着一幅大的占满全墙的宇宙图。

他的声音响亮而果断，盖过了个别反对者的喊叫声和大厅中人群的激动的嘈杂声。

“这次我准备了一些证明，这些证明甚至使瞎子都能信服。诺，就是这些。”

林尼克把桌子上遮盖着仪器的半透明套子拿掉。

他拿起了用电纜与仪器相连接的遙控操縱裝置。他站着举起一只手，一直到大厅里静下来以后，才把手放下。然后他把一个小柄转动了一下。桌子中央仪器上的两个銀色半球体开始渐渐地合攏。在刚刚静下来的大厅里，清晰地传出了一陣吱吱的放电声。随后在两个光亮的半球体之間出現了一个耀眼的火球。球的中心有紫色的小火花在閃耀。火球緩慢地旋轉着。

林尼克：“这是等离子。这种等离子比起当初依照塔姆与薩哈罗夫学說用磁場来压缩核子碎块和电子，把它們聚集成一条細綫所形成的那一种是有所不同的。我得出的等离子是一种稳定的球形體，它内部的潜能决不会突然爆发。現在請想象一下球狀的閃电……而如果在无綫电波的前进途中遇到的是等离子区……”

林尼克打开了无綫电收音机，大厅里音乐悠揚不絕于耳。

突然，火球从仪器上飞出，悬空向桌上收音机的天綫游去。它刚接近天綫，揚声器里的音乐声便中断了。

大厅里发出嘈杂声。

林尼克用盖过反对者喊叫声的噪音繼續說：

“我敢断言，在宇宙中有很大的的一部分空間是等离子区。”

反对的声音高起来了。

这时林尼克几乎不是在说，而是在喊：

“只有在罕见的一种情况下，宇宙中所发生的离子射线才能打破这种稳定而危险的等离子区的平衡。”

他转动了一下一种仪器的小摇柄。

仪器射出了一小束绿色的光。林尼克把光束对准在空中游动着的火球。光束刚接触到火球，便发出了一声巨响，火球显得更亮，不一会儿就消逝了。

大厅里肃静下来了。

在寂静中，林尼克继续说道：

“我可以肯定说，太空中一切无线电波的干扰，绝大部分是与太阳所产生的广大等离子区有关。我确信，当我们的宇宙飞船遇到这种等离子区时，一切电子设备都会停止工作。在这种区域里，说不定连飞船的外壳都会失去防护性能。而这种情况对于宇宙飞船来说却是灾难。为了阐明太阳产生这种可怕的等离子区的具体过程，就必须靠近太阳来进行研究。”

安德烈聚精会神地看着光屏上的一切。林尼克坚定地說：

“因此，我仍坚决主张建立人造卫星站，但不是地球和月球的卫星，而是太阳的行星。在现阶段来说，这至少要比建造巨型的宇宙飞船更为重要。”

少年的好奇心愈来愈熾烈。他所看到的是多年以前拍摄的电影新聞中的一些場面。他沒有完全听懂其中所說的話，他只好注意觀察林尼克所在的大厅中的一切事物。他看到在大厅的一隅，那里有一个台子，上面安放着一个与

实物一样大的人造太阳行星的模型。放置的角度就象人們在太空中所看到的那样。

他还看到一透景画，上面画着人造太阳行星的螺旋形軌道。

这时林尼克报告完了。人們从大厅里走出来。安德烈眼前現出了另一間大厅。他看到一群宇宙飛行員，他們一边走一边談論着林尼克的报告。

甲：“林尼克总是非常謹慎。”

乙：“这种謹慎也可以用另一种話来形容。”

丙：“理論上怎样我不知道，可是我在月球航綫上飞了五年，从未遇到过什么等离子区。”

少年看到有几位学者在爭論。

某甲：“这种神話般的区域，究竟是什么样？有誰观测过？有誰會把它纪录下来？”

某乙：“在理論上，这完全可能。”

某丙：“这不能成为論据，理論上根本不存在任何不可能。”

有两个人辯論得特別热烈。他們是林尼克和一位以下我們称他为少年的父亲的人。

林尼克：“即使你的飞船永远遇不到这种等离子区，可是我所注意的，首先是物理方面的問題。”

少年的父亲：“現在我們还不能彼此理解……不，伊哥尔，我看你所假設的什么等离子区，未必就会使我們的工作停頓下来。”

林尼克：“我担心的是它会使工作陷于停頓。”

安德烈毅然关掉了視听机，心中悶悶不乐。

“我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情感。我爱我的父亲，也为他的工作而骄傲。”

少年随便地又拿出一只圆盘，把它装到视听机上，然后打开视听机。在逐渐亮起来的光屏上显出了一些奇异的几何形状，透过迷雾般的烟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庞大的火箭和一些辅助架的轮廓。这时传出了一阵阵代替各种口令的信号声，有许多人在工作。这一切景象，看上去却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突然传来了一阵逐渐增强的汽笛长鸣声。装配塔脱离了火箭，银色的火箭开始缓缓地转动。装甲的电动车迅速地离开火箭驶去。汽笛声停止，接着传来了节度计的音响。火箭发射场全景，场上停着即将起飞的火箭，矗立着四座装有电视摄像机的塔形架。

安德烈看到林尼克坐在火箭仓中。在林尼克面前装有四个排列成半圆形的电视管光屏。从这些萤光屏上可以看到火箭的各个方面。节度计继续数着起飞前的每一秒钟。

即将起飞的火箭，在晨雾中矗立着。人们在掩蔽部里一动也不动，紧张地等待着。

林尼克把一个按钮揪了一下，立刻发出了一种隆隆的巨响。

少年看到从火箭的喷嘴里喷射出一股耀眼的火焰。瞬息间，火焰化成了一团灰黄色的烟尘，向上升起，渐渐地把发射场和火箭完全遮住。隆隆声逐渐地转变成一种象扩大了的气式飞机的声音。

在烟云的上空，慢慢地露出闪闪发光的尖形的火箭头部。起初，火箭似乎是勉强地在上升，以后越来越快，向

上急馳而去。火箭漸漸消逝。在万里无云的天空中，仅留下了一条傾斜的白色弓形烟柱，深入云霄。

視听机的光屏上閃爍着蔚蓝色的光芒。少年坐在視听机近旁，紧张地注視着。

“那么說来，他們仍然批准了林尼克发射太阳行星……”

視听机光屏上出現了安德烈的父亲。他热烈地和林尼克拥抱，亲吻，林尼克显得很激动。

“我又見到了父亲。他的这些行动使我很奇怪。我完全被搞糊涂了。这位林尼克到底是什么人呢？”

电视胶片盘无声息地在轉动着，安德烈注視着光屏，竭力不忽略过每一句話和每一个人物。他已經忘記了他是在什么地方，忘記了父亲的信，也忘記了他所看的电影文献原是禁止他看的。这时除了他眼前光屏上的景象外，什么也看不見，听不見。甚至当工作室的旁門忽然打开，父亲走进屋来，他都沒有回头看。

进来的人以急驟的目光向桌子上扫了一眼，桌上放着打开的鉄匣，匣面上写着“有关伊哥尔·米海伊罗維契，林尼克的电影文献”等字样。接着他把瞥見的視線轉到視听机发光的光屏上，然后才朝少年看了一眼。

“我記得，我当时被那些景象所吸引，連父亲是怎样进来的，我都沒有发觉。他靜悄悄地站着，注意地看着我。”

安德烈好象感到了父亲的目光，他急速回头看了一眼，馬上关闭了光屏，站了起来。慌慌张张地站到父亲面

前，臉上一陣緋紅。

“‘爸爸！……’我馬上冷靜了下來，感到非常難為情。”

父親走到視聽機前，取下了胶片盤，向少年問道：

“你再沒有看別的嗎？”

少年慌忙搖了搖頭。

父親仔細地看了看留在鐵匣里的圓盤，顯出放心的樣子。他把匣蓋蓋上，然後把匣子放進抽屜里並且把它鎖好。

“我們同時向林尼克的相片望了望，因此目光就碰到一起。這時我實在忍不住要說話了。要知過，我所看到的文獻，並沒有什麼要禁止看的呀，可是在無意中我却明明看到過父親寫的那張字條。是什麼事要瞞着我呢？”

父親讓孩子對着他坐下，開始對他敘述，他似乎是盡力在引開兒子的熱烈願望，使他不該去探求他所不應該知道的秘密。

“伊哥爾·米海伊羅維契·林尼克是一位偉大的學者。現在我給你講一講關於他的事。”

父親站了起來，走到一幅天體圖前面，圖上畫着許多地球人造衛星圍繞地球旋轉的軌道。

“1957年在地球的上空出現了第一顆蘇聯人造衛星。”他說。

天體圖上出現了第一顆人造衛星的軌道。傳來父親的聲音：

“可以說這是最艱難的一步。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冲破地球引力的羈絆。”

天體圖上出現了第二顆、第三顆、第四顆人造衛星的軌道。

“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之後，又出現了許多人造衛星。這樣人們便得到了許多有關地球附近的宇宙空間和無線電波傳播方面的寶貴材料。

“關於極光你是曉得的……”

少年听着，在他的想象中浮現出一幅他所知道的那種大自然現象的圖畫。

出現了極地的景象。閃閃的北極光在天空游蕩。復着白雪的窗前，無線電工作人員，在設法恢復無線電聯絡。

“關於磁暴，你多半也知道吧，它是會擾亂無線電通訊的。”

風在呼嘯，極地駐扎站象是被風吹掉似地消逝了。

涌退的海浪打開了一幅海洋景色，海面上有一只古老的船，海浪把它向暗礁沖去。

“從前由於磁暴的原因，海員們遭遇了許多苦難。”
父親繼續說。

老式的羅盤針不停地在抖動。

“因為羅盤針那時已經不能給他們指出正確的航向了。”

船被沖向暗礁，海員們滿面恐懼。

少年屏着呼吸在听父親講話。

“關於電和磁的各種現象，你大概都聽說過，但是你未必知道它們發生的原因，都是由太陽而來的。”

重新又現出了天體圖。

“為了研究產生這些現象的條件，伊哥爾·米海伊羅維契發射了幾個自動的人造太陽行星。”

在天體圖上現出幾條行星的路綫，迅速地从地球向太

阳伸去。

“他認為这些人造行星，可以証实他的想法，就是地球上受太阳影响所发生的某些现象也同样会在星际空间发生。”

安德烈的父亲若有所思地巡視着那些表示人造太阳行星的小标记。少年的目光随着父亲在地图上移动的手指看着，然后偷偷地看了一眼父亲的脸。他不由得感到这些地图上的小点会引起父亲对某种往事的沉痛回忆。

父亲繼續說着，就好像他所想的都变成了話語。

“但是不久以后，这些人造行星就失踪了……那是因为它们离地球实在远，有一万万多公里啊。”

父亲的目光望着一条奔向太阳的虚线。

“有一天，伊哥尔·米海依罗維契亲自到宇宙中去，但是失败了……伊哥尔·米海依罗維契牺牲了……我講完了……”

父亲急速地把地图上的幃幔拉了下来，驟然把儿子摺在怀里：

“安德烈，你应该成为一个象伊哥尔·米海依罗維契一样的人。”

儿子惊奇地看了看父亲，不由得把目光移向照片上那个人，那人的名字是和許多秘密联系着的。

“父亲說的最后几句话，似乎有点奇怪。我觉得其中还有某些要紧的話沒有向我講。我想这些話一定是和我有关系的。”

……傍晚时刻，海上风平浪靜。太阳刚落山，它那深